

文史探蹟

李万堡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文史探賾

李万堡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探蹟 / 李万堡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207 - 11488 - 4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6343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鲲鹏

文史探蹟

Wenshi Tanze

李万堡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488 - 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注則月來，月注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注則暑來，暑注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注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注，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天山天池

崖峭风高似苦寒，人稀却好驻神仙。
云封四塞葱茏岭，心印一池难老泉。
尘客游方初错意，余霞落涧自成眠。
玉溪如识天山路，从此无须闻杜鹃。

蒋述卓序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易·系辞上》

中国文史研究历来就有好的传统，那就是文史不分家。这对于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工作者来说，将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并传扬下去，就能真正起到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了。事实上，文史不分家并不是一种方法或技术，而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甚至还可以上升到一种研究理念与思想。不仅如此，文史研究还要向哲学靠拢，进一步做到文史哲不分家。真正的文史大家还走得更远，像我的导师王元化先生所提倡的“三结合”的研究方法即文史哲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就是一种眼界更高更阔的研究理念。

万堡先生此书《文史探赜》，其研究取向就在于打通文史，探幽钩沉，在文史哲结合的研究中努力发掘古人作文与做人以及文学与音乐、文学与民歌、文学与巫术宗教、文学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些关系的揭示中进一步探明文学发展的文化轨迹。他不仅去研究“红颜祸水”论的最早源头问题，同时也探讨“务头”一词的起源问题；不仅论柳宗元、晏殊诗文中隐藏的人生忧患和心灵冲突，同时也从哲学角度去诠释陶渊明的“无弦琴”的哲学含义和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诗性思维和忧患意识；不仅探究巫史为“六艺”之渊薮问题，同时也结合其古典诗歌教学如何打通文体壁垒以及诗歌与音乐绘画的壁垒、打通时代隔阂、填平鉴赏与创作的鸿沟问题。正是在这种打通意识的指导下，万堡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史研究的示范。这正应了他自己的诗句“玉溪如识

天山路,从此无须闻杜鹃”。读万堡先生书,也多有茅塞顿开之感,它带给我们的启发是诸多的。

文学是文化之一部分,研究文学就应该将其放置到它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或探源,或诠释其意义与价值,都离不开文化的探究。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提出的历史诗学,将文学史视为一种体现于哲学、宗教、文学运动之中的社会思想史,尽管他也十分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母题、情节乃至语言的研究,但总体上他构筑的是一种基于文化研究之上的文化诗学。之后的巴赫金则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方法,他所提出的“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就是从研究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中得出来的。他的诗学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诗学。巴赫金指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不能离开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研究文学,并且高度重视民间文化潮流对文学的重大影响。我国当代学者叶舒宪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创造性地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重视被埋没的民间口传文学以及出土文物所隐藏的文化密码的破译。杨义教授近年来所做的“诸子还原”的研究工作,也是欲借用考古学的复原手段,对早期的先秦文化进行文化修复和诠释。杨义教授所做的工作,如对屈原以及楚辞的研究等,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文化诗学的实践。

万堡先生此书的探索,也露出这种文史探源、钩玄索隐的势头,他将文学研究置于整个文化体系之中去进行考证、诠释以及对其当代价值的挖掘,都是具有文化诗学的实践意义的。我希望他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定能取得更骄人的成绩。

2018年2月23日

(作者为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

刘绍瑾序

我与李君相识几近二十年,本世纪初李君来暨大从余做访问学者,初逢便觉此人木讷中透着轴气。当时我们一起研讨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话题,他每周除了来听几节课,便是闭门索居。此君嗜饮,周日我们常于黑天鹅小酌,觥筹之间切磋琢磨,唯在诗文,每每分享其昨日于书城所获。一日我去他明湖居的寓所,开窗即是马达轰鸣,闭户便是热汗蒸腾,一几一榻一青灯,多少乱书帷幄中。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研究本不是个新鲜课题,也不算是热门话题,李君喜欢此课题,是因为他从诗歌本与乐舞一体之源中,发现诗歌与音乐自古以来就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于是他在音乐文学史中抽绎出诗歌与音乐的离合、雅文学与俗文学的缠绕、格律派与本色派的聚讼等几个问题,提出一个大胆预想,上窥风骚,中启唐诗宋词元曲,下瞰明清时调之诗歌流变正在走向白话文运动之后,并不是胡适之、郭沫若等于西方横向移植而来的自由体,当然也不是当今复古一派的格律体,而是自弘一法师《送别》以降的新民歌。他甚至认为诗歌一旦与音乐分离,由口头文学而成为案头文学之后,其体裁一经雅化定格,必定催生出新的音乐文学形式,并从而再次回归到“诗者歌也”的路径。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间出,但皆波澜不惊,未能唤醒诗学界,诗歌的音乐性、通俗性始终被冷落着。虽然“新民歌”(当代创作歌曲)、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更走进了千家万

户,也走进了音乐文学史,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纯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李君此一执着的意念与探究,无论对于诗与音乐的关系,还是中国诗的走向、通俗文学的雅化等重要问题,都是启人深思的。

李君在研究音乐文学史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诠释。但他似乎更留意于其作品中所打开作家的心扉,于是又撷取了一些文学史上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来考察。如陶渊明的超然率性,柳宗元的忧愤之情,晏殊的心灵冲突,苏轼的通达任性,李鸿章的排满情愫,王国维的忧患意识,总之,历代文人的心灵世界及其与文化场域的关系也是他的学术重心之所在。但是近期不知什么原因,抑或是其自身的忧患意识在作祟,李君又由诗学而复以诗学之眼观照史阙哲思,以《易·系辞》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为枢机,由诸子百家而上溯“六艺”,直指巫史,并下瞰《吕氏春秋》,还大胆地称吕不韦为“吕子”、为“通家”,试图通过勘察学术大势和诸子源流而叩问经济之术。不过此问题过于宏阔,挑战之大难以名状,其余勇可贾乎,其期许可待否,尚须拭目。

李君长期执教于南海岸边一高职院校,无论是从他所处地域之偏远还是其以教学为主的职业特点,都堪称身处学术边缘地带。但他不甘心、不气馁,硬是利用繁重的教学之余潜心学术,终于向我们奉献出这样一部有特色有见地的学术著作!逝者如斯,转眼廿载,愿李君以此著为端绪,再迎来一个金秋!

2018年7月于暨南园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序

我长期关注着诗学史,也不断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游弋,于是产生了一些对诗歌流变的思考。愚以为中国诗歌之流变,诗、词、曲的递嬗正显示了一条独特规律,即音乐化和俗化运动,所以曲之余绪应是现当代“歌词”,而非“五四”以后流行的“新诗”,亦非当下“老夫子”的平平仄仄。尽管我最爱读的和最爱写的仍然是近体诗,而诗歌流变当回归“歌诗”(歌词)本色,故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歌诗必将主宰未来诗坛。所谓歌诗,必具其独特的语言模式和审美趣味:既要字正腔圆,又要通俗晓畅;既要抒情言志,又要凝练警拔;既要含蓄隽永,又要独创体式。文学性与音乐性是其翅膀,而翅膀则不可缺一。但其音乐性,绝不是抑扬顿挫的平仄韵律对,而是字正腔圆的宫商角徵羽。1994年春,央视四套《天涯共此时》栏目征歌,我应征一首《百姓一家》:“百家姓,百姓家,百姓家家都有一段佳话。不求荣华富贵,不求功名闻达,寻常巷陌酿造千古文化。无论你躬耕桑梓,无论你浪迹天涯,天下龙的传人,谁敢忘黄肤黑发……百家姓,百姓家,百姓家家都有一段佳话。几度金戈铁马,几度渔樵问答,盛衰荣辱系着百姓千家。任凭你风云叱咤,任凭你称孤道寡,心中没有百姓,定叫你折戟沉沙!”虽然此活动无疾而终,但我仍想借此词来表达音乐文学之理念。

一部中国诗史,被以朝断代,并冠以词、曲之别名,实为其口头文学性在导引,故案头文学应是变体。在诗歌流变中有一现象值得关注,即其每次蜕变之后,新体必先遭冷落,待而后其堂庑渐

大，文人便取来雅正一番，随之又陷落窠臼。鲁迅《致姚克》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绞死它。”文人基于对大众审美的蔑视而过分地追求声律和雅化，漠视鲜见的前瞻理论，如曹丕的“贵远贱近”论、钟荣与皎然的“声律”论、刘勰的“通变”论、王国维的“文学代胜”论等，不仅使创作理论滞后，还使诗歌不断在雅俗之间摇摆，然而在诗歌阶段性地陷入瓶颈之后，又不断引起“复雅尊体”“当行本色”及“诗必盛唐”等复古思潮。诗歌的音乐性决定其通俗性，于是每当诗歌由雅化而僵化之际，复得民歌之沾溉而获重生。

因教学之故，除了诗史之外，我还较多地观照了作家、作品，但见学界多注重文本分析，很少关注作家心理层面。突然间，对晏元献“小园香径独徘徊”之句顿生感喟，遂选取几位颇负盛誉之大家审问之。其实关注大家，还另有要因，时下研究生选题，大多寻求冷门，或曰三四流作家作品，如“大历十才子”“狭邪小说”之类。愚以为，教育者的学术活动不应偏离教学过远，亦不能因为是名家、名著就望洋兴叹或敬而远之，虽然冷门易出成果，而之于教学无疑隔靴搔痒，此可谓“担当”否？此外，最令人费解的是，与经费、晋职紧密关联的“科研课题”，每次下来“申报指南”都是“为地方经济服务”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职教育思考与对策”之类。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它与我“中国古代文学”之干系，真乃愈指愈难，于是自愿放弃申报，不主常故，另辟蹊径，昔日虽少了几贯散碎银两，而今却多了这篇《自序》。

沈约说陶渊明常拿无弦琴“抚弄以寄其意”，后人从此便寻章摘句，并玄化其旨，但我却发现颜延之说的陶渊明“性不解音”最合其本来面目，后人之“玄解”无非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故犹当知人论世，还原诗人本色，遂成我若干年的兴趣点。读到寓言，始觉先秦寓言与柳河东寓言各有气象，继之感到柳河东有

着先秦诸子所不具备的震撼力量。先秦寓言在嬉笑怒骂之中令人不能忍俊，而柳河东则有长歌当哭之哀。其意象之摄取多在“动物世界”，其叙述方式多在“心理刻画”，其抒情方式则是“冷峻针砭”，并且其中还透着浓重的“忧愤之情”。再如，被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以诗闻名，以词行世，但历来褒贬俱存，或肯定其珠圆玉润、雍容华贵之艺术造诣，或否定其富贵闲愁、及时行乐之颓废思想。其实，《珠玉词》其风雅精神也并非完全缺席，其“小园香径独徘徊”之句就极具张力，而这种幽约之风正源于其所奉行的并充满矛盾冲突的圆融哲学。于是他在行动上就常表现为跋前疐后，在艺术表现上则藏锋隐智惟说气象。北宋词坛争议最大者，莫过坡仙，而归结起来只一“本色”而已。元好问以“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论苏词乃切中肯綮，而余谓其性情当以“通、随、拗”三字为适。前不久有李鸿章“遗诗”横空出世，我发现其间竟然隐藏着一个偌大的秘密，诗中“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句，隐约透着“排满端绪”。李氏“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虽有梁任公为其立传翻案，终未改“国贼”骂名，而身后六十年，誉谤稍有改观。李氏于晚清排满驱虏声浪之中执国柄、占枢机，堪称“孤忠”，又在时人多方鼓动之际，终不为“贰臣”，应是基于两千年儒家教化之根底。然李氏并非未对有清一代反思一过，“三百年来”句当指清兵入关之际“国步”已伤！诗读多了，诗人“结识”多了，不禁会问：其人何其伟也？其最佳答案应是最具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倜傥非常之人王国维所建构的“人生三境界”。殊不知这“三境界”之咸酸之外却还有余味，它既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诗学智慧（三段式思维），还饱含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的悲情。

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幸当了几年公务员，偶然间于《文汇报》发现一篇撰写苏步青教授之文，文中引了一首苏教授《夜读聊斋》诗：“幼爱聊斋听说书，长经世故渐生疏。老来尝尽风霜味，始

信人间有鬼狐。”此文有个重要观点，即“读书与人生的关系”。文章说人幼小时爱读诗歌、故事，年轻时爱读小说、散文，中年又爱读历史，晚年则爱读哲学、宗教和诗歌。莫管此论当否，回首往事，不觉哑然。当年学历史不爱历史，因为不懂历史之真谛，因此寻求转向之后，一直混迹在文学场。十几年前因喜读蒲松龄，无意间又发现其一首王士禛题《聊斋志异》眉批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觉着与苏教授诗异曲同工！最近几年不知何缘由，又悄然回读历史。若单以读小说为谕则或曰：十五志于学爱西游，而立之年爱水浒，不惑之年爱三国，天命之年爱红楼。西游玩之在斗法，水浒砺之在斗勇，三国赏之在斗智，红楼味之在斗心。而今耳顺之年是否该翻检一下经史了，再十年后读什么，可能就是“从心所欲”吧！

几年前商量百家，追溯元典之际偶生疑窦：诸子何去何从？前有庄子“六艺说”、孟子“政治说”振铎，后有西汉刘安“应世之急说”接踵，然百代独领风骚者，莫过于班固之“王官说”，延及清初章学诚与民国马一浮以“诸子出于六艺”而微澜动水，实则“六艺”裂变诸子，即《易·系辞》曰“一致而百虑”，此说庄子《天下篇》已论及，今似当再证之。其二是“六艺”之渊藪。通过梳理“六经皆史说”之源流，发现梁任公与刘申叔早已揭橥中华学术之大势，三代以前之“巫史”乃一切文明之渊藪。探罢诸子渊源，又该论其归属了。学界虽然早已着眼秦汉以后学术的“综合性”，并以《吕氏春秋》为端绪，以《淮南鸿烈》为接武，然而后世又多斥之为“杂家”，唯似大失公允。其一，以吕不韦佚事而“因人废言”；其二，“九流十家说”归类疏阔，湮灭了百家言人人殊之现实；其三，以杂抄无学而“因学废人”。然百家各执一端必难通经济之事，故贯通百家，即《易·系辞》曰“同归而殊途”，此为天下学术之必然，而当此任者则非“通家”之“吕子”莫属。

结序之际，敢望复谕人生境界，或可有五：少年时读“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青年时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中年读“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老年时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而今夕是何年?正钟情于“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是为序。

李万堡戊戌仲夏于粤隅海滨寓所

目 录

上编 诗学文化

- 卷一 中国诗歌流变 3
- 卷二 “倚声填词”是抑扬顿挫还是字正腔圆 14
- 卷三 诗歌的音乐性及其文学性的支撑 21
- 卷四 寻找“美人”神韵
——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32
- 卷五 诗歌辨体论 45
- 卷六 “务头”它说 58
- 卷七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70
- 卷八 中国古典诗歌的“打通性教学” 80

中编 诗人境界

- 卷九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91
- 卷十 论柳宗元寓言的稗官之言与忧愤之情 107
- 卷十一 论晏殊的心灵冲突与人生境界 121
- 卷十二 论晏殊的儒道冲突与圆融境界 133
- 卷十三 论东坡体与“通、随、拗” 140
- 卷十四 李鸿章的“格局”与“排满” 154
- 卷十五 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诗性思维 168
- 卷十六 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忧患意识 181

下编 天人之学

卷十七	在性善论“温情”表象的背后	191
卷十八	“红颜祸水”论源于周人对商代的女性文化否定 ...	205
卷十九	天人之际：“巫史”衍生“六艺”	219
卷二十	一致百虑：“六艺”裂变诸子百家	234
卷二十一	殊途同归：《吕氏春秋》贯通诸子百家	247
卷二十二	行情适欲：“通家”之执中智慧	261
后 记	271

上 编

诗 学 文 化